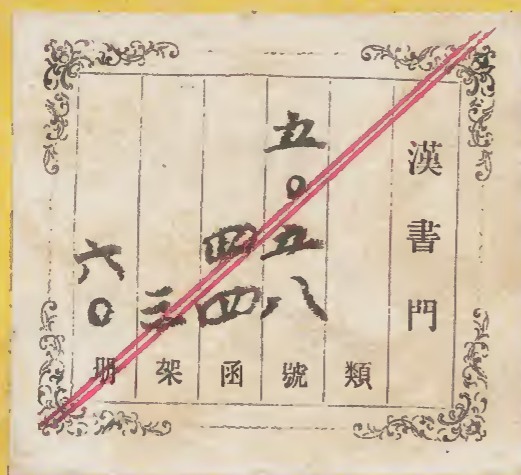


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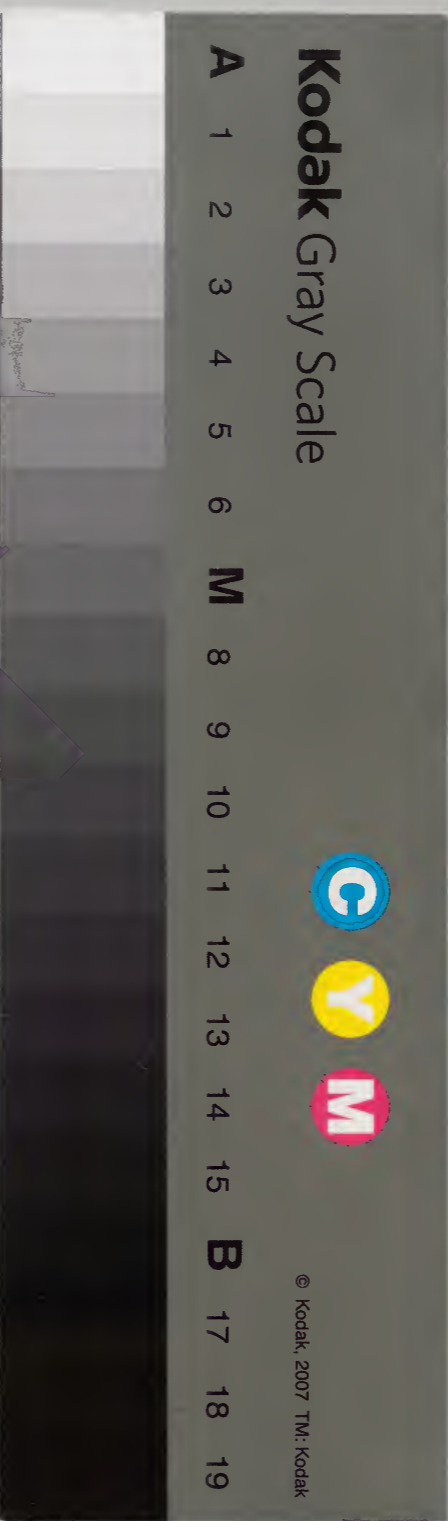
列傳
卷自四十四至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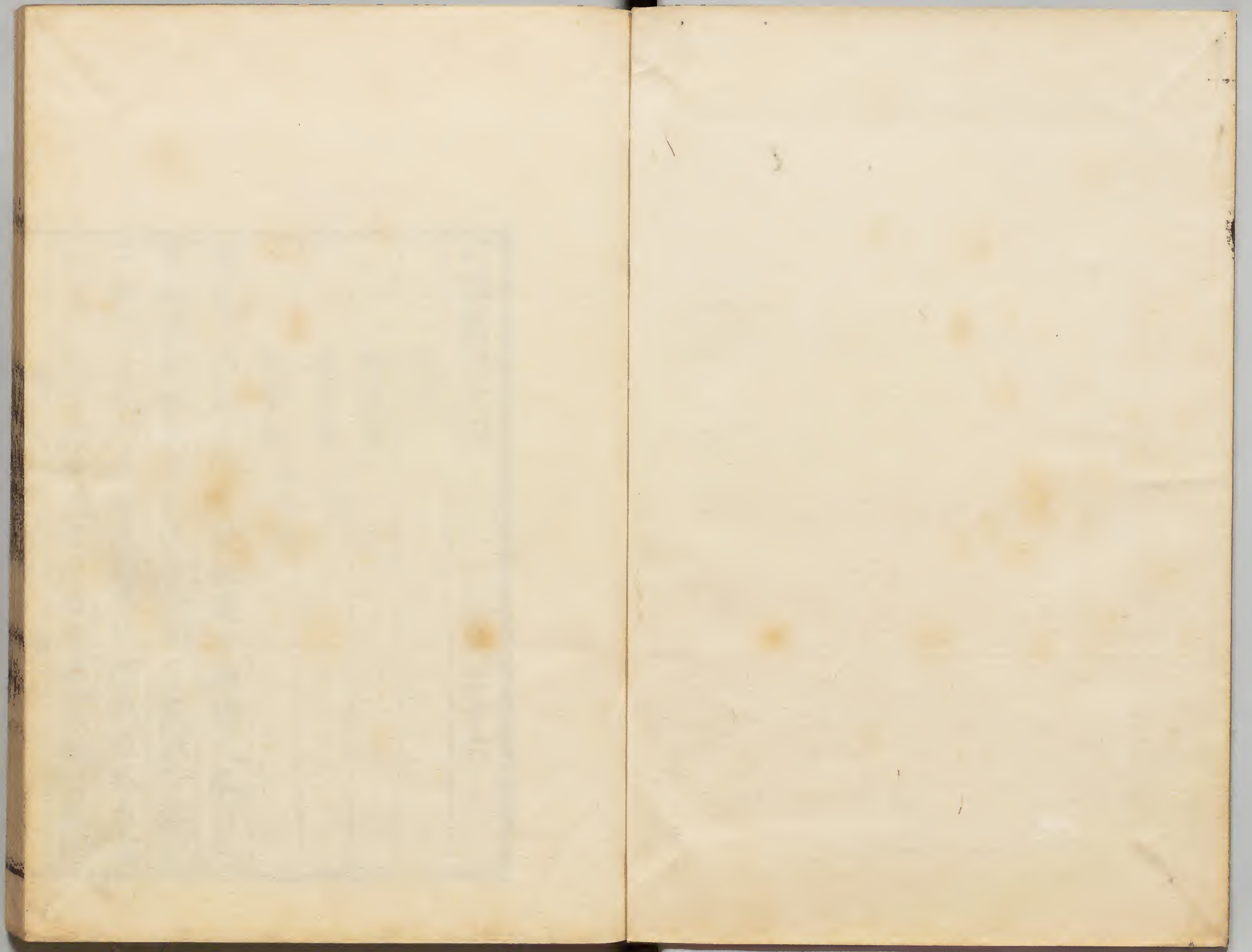
三十七



| 內閣文庫 | |
|------|-----------|
| 書號 | 漢 5058 |
| 冊數 | 60 (37) |
| 函號 | 280 84 |

新刊納本





列傳第四十四

北史五十六

魏收

魏長賢

魏季景

子彥

魏蘭根

族子愷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自序。

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

子歆。字子胡。幼孤。有志操。博洽經史。位終本郡

太守。子悅。字處德。性沉厚。有度量。宣城公。趙國



李孝伯見而重之。以女妻焉。位濟陰太守。以善政稱。悅子子建。字敬忠。釋褐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中郎。初宣武時。平氏遂於武興立鎮。尋改為東益州。其後鎮將刺史乖失人和。羣氏作梗。遂為邊患。乃除子建東益州刺史。子建布以恩信。遠近清靜。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搆逆。僉以州城之人莫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以為城人。數當行陣。盡皆驍果。安之足以為用。急之腹

背為憂。乃悉召居城老壯曉示之。并上言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明帝優詔從之。子建漸分其父兄弟。外居郡戍。內外相顧。終獲保全。及秦賊乘勝屯營黑水。子建乃潛使掩襲。前後斬獲甚衆。威名赫然。先反者及此悉降。乃間使上聞。帝甚嘉之。詔子建兼尚書為行臺刺史如故。於是威振蜀土。其梁巴二益兩秦之事。皆所節度。梁州刺史傅豎眼。子敬仲。心以為愧。在洛大行貨賄。以圖行臺。先是子建亦屢求

歸京師。至此乃遣刺史唐永代焉。豎眼因為行臺。子建將還。羣氏慕戀。相率斷道。主簿楊僧覆先行曉喻。諸氏忿曰。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斫之數創。幾死。子建徐加慰譬。旬月方得前行。吏人贈遺。一無所受。而東益氏蜀尋反攻。逼唐永。永棄城而走。乃喪一藩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門曇璨。及鉅鹿人耿顯。皆沒落氏手。及知子建之客。垂泣追衣物還之。送出白馬。遺愛所被如此。初子建為前軍將軍。十年不徙。在洛閑暇。與

吏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為弈碁。時人謂為耽好。子建每曰。碁於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為時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曾對局。還洛後。累遷衛尉卿。初元。顥內逼。莊帝北幸。子建謂所親盧義僖曰。北海自絕社稷。稱藩蕭衍。吾老矣。豈能為陪臣。遂携家口居洛南。顥平乃歸。先苦風痺。及此遂甚。以卿任有務。屢上書乞身。特除右光祿大夫。邢杲之平。太傅李延寔子侍中。彧為大使撫慰東土。時外戚貴

盛送客填門。子建亦往候別。延寔曰：小兒今行，何以相勗？子建曰：益以盈滿為誡。延寔悵然久之。及莊帝殺尔朱榮，遇禍於河陰者，其家率相弔賀。太尉李虔第二子仁曜，子建之女壻，往亦見害。子建謂姨弟盧道虔曰：朝廷誅剪權強，兇徒尚梗，未聞有奇謀異略，恐不可濟。此乃李門禍始。弔賀無乃忽忽。及永安之後，李氏宗族流離，或遇誅夷，如其所慮。後歷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子建自出為藩牧，董司山

南，居脂膏之中，遇天下多事，正身潔已，不以財利經懷。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不周贍，清素之迹著於終始。性存重慎，不雜交游，唯與尚書盧義僖、姨弟涇州刺史盧道裕雅相親昵。及疾篤，顧敕二子曰：死生大分，含氣所同，世有厚葬，吾平生不取，遽條裸身，又非吾意。氣絕之後，斂以時服。吾平生契闊，前後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已有定別。唯汝次母墓在外耳，可遷入兆域，依班而定行於

北齊書卷四十四
四
吾墓之後。如此足矣。不須祔合。當順吾心。勿令
吾有遺恨。永熙二年春。卒于洛陽孝義里舍。時
年六十。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文靜。二
子收祚。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已屬文。
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
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
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板牀為之銳減。而
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及介朱榮
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吏

部尚書李神儁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
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
詔試收為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藁草。文將
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竒之。
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
敕典起居注。并脩國史。俄兼中書侍郎。時年二
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
旨。黃門郎崔陵從齊神武入朝。熏灼於世。收初
不諳門。陵為帝登柝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

北齊列傳卷第四
五
率直。正員郎李慎以告之。悛深忿忌。時節閔帝
殂。令收為詔。悛乃宣言。收晉泰世。出入幃幄。一
日造詔。優為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為逆人。又
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
雄為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
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持。孝武嘗大
發士卒。狩於嵩山之南。旬有六日。時寒。朝野嗟
怨。帝與從官及諸妃王。竒伎異飾。多非禮度。收
欲言則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年

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
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免。神
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帝敕收為詔。令遂所請。
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
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
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
辭。乃為庭竹賦。以致已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
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
內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舅崔孝芬恠而

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為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麩穢。梁朝館司皆為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游賦，辭甚美盛，使還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

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塞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為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箠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與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優禮。收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

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詆。收忽以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必望穎脫見知。位既不遂。求脩國史。崔暹為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乃啓收兼散騎常侍脩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脩國史。魏帝宴百寮。問何故名人。

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荅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恧焉。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為體。後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為啓。啓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為崔光。四年。神武

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為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為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曾游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顯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惜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

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惜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說。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為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了。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普

北齊書卷四十四
文襄傳
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敕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珽。徐陵侯景既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為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仍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

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參掌機密。轉秘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富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群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

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徒。知世修其業。浩為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辯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

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一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為十二表。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

皆獨出於收。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輯。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為太常少卿，脩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為北

平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尔朱榮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尔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脩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荅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

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至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為傳首。收曰。綽雖無位。道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為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為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

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為穢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為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

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惜嘗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為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脩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惜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邢邵。邵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

帝曾遊東山。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辭理宏壯。帝對百寮太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為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

北史列傳卷四十四
七十四
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疑貳若實。便須決行。若戲此言。魏收既忝師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惜以收言奏。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

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敕以為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誥。仍除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禁中為

北齊書卷四十四
五
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建元年。除兼侍
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昕使梁。
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休之。兼
中書。在晉陽典誥詔。收留在鄴。蓋晞所為。收大
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
亦不言。又除祖珽為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
簿李翥。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
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於
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

氏為二王。通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
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
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以魏史未行。
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
收以為直置祕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
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太寧元年。加
開府。河清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
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
振俗。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虚心倚仗。

北史列傳卷四十四
收畏避不能匡救。為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
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
重如此。始收比溫子昇。邢邵稍為後進。邵既被
疎出。子昇以罪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
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文。邵又云。
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
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
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
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荅曰。見邢

魏之臧不。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
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能作
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許。此外更同
兒戲。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
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
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也。
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既而趙郡公增年獲免。
收知而過之。事發除名。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
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崐崙船至。得奇貨。裸

然禱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年。起除清郡尹。尋遣黃門郎元文遙敕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為尹。非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為真。收以子姪年少。申以戒厲。著枕中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

至遠期。惟君子為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而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不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削踵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宵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期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慾。牽之以名利。梁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

致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智大賢。惟幾惟哲。或出或處。不常其時。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王帛子女。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脣挑舌。怨惡莫之前。勲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游刃若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騫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溪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詎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

至有身禦魑魅。魂沉狴獄。詎非足力不強。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游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愠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鬱為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為。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徼萬

北史列傳卷四十四
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
貽宴。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
有倚禍。事不可不密。墻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
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強
梁。人囚徑挺。幽奪其魄。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
行非道。公鼎為已信。私玉非身寶。過涅為紺。踰
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
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為必察其幾。舉必
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

歸。昔遠瑗識四十九非。顏子隣幾三月不違。跬
步無已。至於千里。覆篲而進。及於萬仞。故云。行
遠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
虧。槿榮于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不損。孰有損
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
體真者懼其大。道尊則羣謗集。任重而衆怨會。
其達也。則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
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
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

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智能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歌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右。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廻換。遂爲盧同立傳。崔綽反。更附出。楊愔家傳。本無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內諸公。以後主即位有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

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從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主之。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有集七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塗貴游。每以顏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

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子明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察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遇魏收衰曰。愚魏魏。齊書作愚魏。魏衰收收。荅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頭狗頰。頭團鼻平。飯房

笞籠。著孔嘲玎。其辯捷不拘。若是。旣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於外。先養弟子仁表爲嗣。位至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溫縣令。子建族子惇。字仲讓。容貌魁偉。性通率。永安末。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尒朱仲遠鎮東郡。以事捕惇。遇出外。執惇。兄子胤而去。惇聞哭曰。若害胤。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頭曰。家事在惇。胤何知也。乞以身罪。仲遠義而捨之。天平中。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卒。惇叔偃。字盤蚪。

有當世幹用。位驍騎將軍。性浮動。晚乃曲附高
肇。彭城王勰之死也。偃構成其事。為時所惡。子
質字懷素。幼有立志。年十四。啓母求就徐遵明
受業。母以其年幼不許。質遂密將一奴。遠赴徐
學。留書一紙。置所臥牀。內外見之。相視悲歎。五
六年中。便通諸經大義。自學言歸。生徒輻湊。皆
同衣食。情若兄弟。後避葛榮難。客居趙國飛龍
山。為亂賊所害。士友傷惜之。興和二年。侍中李
雋。秘書監常景等三十二人。申辭於尚書。為請

贈謚。事下太常。博士考行。謚曰貞烈先生。

魏長賢。收之族叔也。祖釗本名顯義。字弘理。魏
世祖賜名。仍命以顯義為字。雅性俊辯。博涉群
書。有當世才。兼資文武。知名梁楚淮泗之間。世
祖南伐。聞而召之。既至。與語大悅。謂釗曰。今我
此行。是卿建功之日。勉之。勿憂不富貴也。授內
都直侍左右。師次淮南。諸城未有下者。釗乃進
曰。陛下百萬之軍。風行電掃。攻城略地。所向無
前。雖有智者。莫能為計。然而師次淮南。已經累

日。義陽諸城猶敢拒守。此非不懼亡滅。自謂必可保全也。但陛下卒徒果銳。殺掠尚多。人皆畏威。未甚懷惠。恐一旦降下。妻子不全。所以遲疑。未肯先發。臣請間入城內。見其豪右。宣達聖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率。面縛請罪。陛下拔其英楚。因而任之。此外諸城。可不勞兵而自定。世祖大喜曰。所以召卿。本為是耳。卿今所言。副吾所望。釗遂夜入城中。示以危亡之期。開以生全之路。城中大小欣悅。明日開門出降。自此而南。

望塵款附。世祖謂釗曰。卿之一言。踰於十萬之師。揚我信義。播於四表。寔卿一人之力。即授義陽太守。陵江將軍。又令釗與諸將統兵討襲。所當無不摧破。軍中服其勇敢。世祖益喜。謂羣臣曰。中國士人。吾拔擢咸盡。文武膽略。未有若釗儔。加授建忠將軍。追贈其父處順州刺史。時經略江左。方大用之。遇風疾發動。頻降醫藥。竟不痊復。卒。時年六十四。父彥字惠卿。博學善屬文。趙郡王幹辟開府參軍。廣陵王羽辟記室。並不

行。陳留公李崇甚重之。引為鎮西參軍事。崇討叛氏陽靈珍。叛蠻魯北鷁。又請為記室參軍。中山王英討淮南。又請為記室參軍。軍還求為著作郎。思樹不朽之業。以晉書作者多家。體制繁雜。欲正其紕繆。刪其遊辭。勒成一家之典。俄而彭城王聞李崇稱之。復請為掾。兼知主客郎中。書遂不成。王遇害。退歸田里。清河王復引為諮議。王勢高名重。深為權倖所疾。恐罹其禍。固辭以疾。肅宗初。拜驃騎長史。尋轉光州刺史。年六

十八卒。兄伯胤之歸也。留長賢與弟德振。使宦學於洛中。孝靜北遷。亦徙居鄴。博涉經史。詞藻清華。舉秀才。除汝南王悅參軍事。入齊。平陽王淹辟為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更撰晉書。欲還成先志。河清中。上書譏刺時政。大忤權幸。為上黨屯留令。親故以長賢不相時而動。或為書以相規責。長賢復書曰。日者惠書。義高旨遠。誨僕以自求諸已。思不出位。國之大事。君與執政所圖。又謂僕祿不足以代耕。位不登於執戟。干非

其議自貽悔咎。勤勤懇懇。誠見故人之心。靜言再思。無忘寤寐。僕雖固陋。亦嘗奉教於君子矣。以為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負鼎俎以趨世。隱漁釣以待時。操築傅巖之下。取履圮橋之上者矣。或有釋賃車以匡霸業。委挽輅以定王基。由斬祛以見禮。因射鈞而受相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以直道。九死不悔。甘心於苦節者矣。皆奮於泥滓。自致青雲。雖事有萬殊。而理終一致。推其大要。歸乎忠孝而已矣。夫孝則竭力所

生。忠則致身。所事未有孝而遺其親。忠而後其君者也。僕自射策金馬。記言麟閣。寒暑迭運。五稔于茲。不能勒成一家。潤色鴻業。善述人事。功既闕如。顯親揚名。邈焉無翼。每一念之。曷云其已。自頃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此梅福所以獻書。朱雲所以請劍者也。抑又聞之。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况僕

之先人。世傳儒業。訓僕以為子之道。厲僕以事君之節。今僕之委質。有年世矣。安可自同於匹庶。取笑於兒女子哉。是以腸一夕而九回。心終朝而百慮。懼當年之不立。恥沒世而無聞。慷慨懷古。自強不息。庶幾伯夷之風。以立懦夫之志。吾子又謂僕干進務入。不畏友朋。居下訕上。欲益反損。僕誠不敏。以貽吾子之羞。默默苟容。又非平生之意。故願得鋤彼草茅。逐茲鳥雀。去一惡樹一善。不違先旨。以沒九泉。求仁得仁。其誰

敢怨。但言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在時。若國步方屯。時不我與。以忠獲罪。以信見疑。貝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敗於邪徑。黃金鑠於衆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言。敢不敬承嘉惠。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二為俗人道也。投筆而已。夫復何言。是出也。人皆為之怏怏。而長賢處之怡然。不屑懷抱。識者以此多焉。武平中。辭疾去職。終於齊代。不復出仕。周武平齊。搜揚才俊。辟書屢降。固以疾辭。卒。年七十四。貞觀中。贈定

州刺史子徵。

魏季景收族叔也。父鸞字雙和。為魏文賜名。有器幹。體貌魁偉。以有容儀為奉車都尉。曾升輅車。觸毀金翼。歛容請罪。帝笑曰。卿體貌過人。素不便習。何足懼也。車駕南征漢陽。除鸞統軍。帝歷幸其營。嘆賞之。及在馬圈不豫。敕兼武衛將軍領宿衛左右。景明中。六輔之廢。鸞頗預其事。後除光州刺史。更滿還朝。卒。謚曰夷子。季景少孤。清苦自立。博學有文才。弱冠有名京師。時邢

子明稱有才學。殆與子才相伴。季景與收相亞。洛中號兩邢二魏。莊帝時。為中書侍郎。普泰中。為尚書右丞。季景善附會。宰要當朝。必先事其左右。余朱世隆特賞愛之。於時才名甚盛。頗過其實。太昌中。位給事黃門侍郎。甚見信待。除定州大中正。孝武帝釋奠。季景與溫子昇李業興竇瑗等。俱為搃句。天平初。因遷都。遂居栢人西山。內懷憂悔。乃為擇居賦。元象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後兼散騎常侍使梁。還歷大司農卿魏郡

尹卒。家無餘財。遺命薄葬。贈散騎常侍衛尉卿。
所著文筆二百餘篇。子澹知名。

澹字彥深。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高才善屬文。
仕齊殿中侍御史。預修五禮及撰御覽。除殿中
郎中書舍人。與李德林修國史。入周為納言中
士。隋初為行臺禮部侍郎。尋為聘陳使主。還除
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之。令注庾信集。撰笑
苑。世稱博物。遷著作郎。仍為太子學士。帝以魏
收所撰後魏書。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事不

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
二紀七十八列傳。別為史論及例各一卷。合九
十二卷。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
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絕名。故穀梁傳。太上不名。
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
况天子乎。若為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
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
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
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

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
皇王之稱謂。非常時與異代。遂為優劣也。班固
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
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
撰。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尊君卑臣。依春秋之
義。二曰。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
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
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
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豈是觀過。但力微天女所

誕。靈異絕世。尊為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
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
之亂也。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
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
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
聞。其三曰。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
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詒誠將來。如太
武獻文。並遭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
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姓名。逆臣賊子。何

所懼哉。今分明直書。不敢回避。四曰。自晉德不
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其生略如敵
國。書死便同庶人。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
同之吳楚。澹又以為司馬遷創立紀傳已來。述
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為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
正書。事既無竒。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敘
唯覺繁文。按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
曰者。無非其泰。其間尋常。直言而已。今所撰史。
竊有慕焉。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益者。所

不論也。上覽而善之。未幾而卒。有集三十卷。子
罕言。澹弟彥玄。位涪州司馬。子滿行。

魏蘭根字蘭根。收族叔也。父伯成。中山太守。蘭
根身長八尺。儀貌奇偉。博學高才。機警有識。悟
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
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
不應遺祠。至今乃啓。刺史請伐為椁。左右人言
有靈。蘭根了無疑懼。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
憂毀殆於滅性。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為大都督。

討蠕蠕。以蘭根為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平人。入仕次第。一準其舊。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崇以奏聞。事寢不報。孝昌初。為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川。俘其人為奴婢。以美女十

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虜。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飢寒。奈何並充僕隸。於是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為災。大牙不入其境。及蕭寶夤敗於涇州。岐州人囚蘭根降賊。寶夤兵威復振。城人復斬賊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心。加都督涇岐東秦南岐四州諸軍事。兼四州行臺尚書。孝昌末。河北流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兗四州安撫。并置郡縣。蘭根甥邢杲反於青

光間復詔蘭根慰勞。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拜中書令。莊帝之將誅尔朱榮。蘭根泄之於兄子周達。周達告尔朱世隆。及榮死。蘭根憂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託附之。求出立功。乃兼尚書右僕射。河北行臺定州。率募鄉曲。欲防井陘。為榮將侯深所敗。走依勃海高乾。屬乾兄弟義舉。因在其中。神武以宿望深禮之。中興初。為尚書右僕射。神武將入洛陽。時廢立未決。令蘭根察節閔帝。帝神采高明。

蘭根恐於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陵同請神武。不得已遂立武帝。大昌初。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鉅鹿縣侯。啓授兄子周達。蘭根既預勲業。位居端副。始敘復岐州勲。封永興侯。高乾之死。蘭根懼以病免。天平初。言病篤。以開府儀同歸本鄉。門施行馬。武定三年薨。贈司徒公。謚曰文宣。長子相如襲爵。相如性亢直。有文藻。與族兄愷齊名。雅為當時所貴。早卒。孝昭時。佐命功臣。配饗不及。蘭根次子敬仲表訴。竟

不允。敬仲以才器稱。卒於章武太守。子餉字孝衡。幼孤。學涉有時譽。居喪以孝聞。隋饒州司倉參軍事。子景義。景禮並有才行。鄉人呼為雙鳳。早卒。敬仲弟少政。位至洛州刺史。子孝該。孝幾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為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荅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積年沈

廢。後遇愔於路。微自陳。愔云。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愔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政理。後卒於膠州刺史。

論曰。伯起少頗踈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鬱為偉器。學博今古。才極從橫。體物之旨。尤為富贍。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蹤班馬。婉而有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鈎深致遠。但意存實錄。好抵陰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

所說不平之議。見於斯矣。王松年李庶等。並論正家門。未為謗議。遂憑附時宰。鼓動淫刑。庶因鞭撻而終。此公之失德。長賢思樹風聲。抗言昏俗。有朱子游之風。季景父子。雅業相傳。抑弓冶之義。蘭根道冠時英。功參霸業。亦一代之偉人也。

列傳第四十四

北史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五

北史五十七

周宗室

邵惠公顥

子什肥
叱羅協

導護
馮遷

杞簡公連

莒莊公洛生

虞國公仲

廣川公測

弟深
深子孝伯

東平公神舉

弟慶

邵惠公顥。周文帝之長兄也。德皇帝娶樂浪王

氏是為德皇后。生顥。性至孝。居德皇后喪。哀毀過禮。德皇帝與衛可瓌戰。墜馬。顥與數騎奔救。乃免。顥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大冢宰。封邵國公。謚曰惠。三子什肥導護。

什肥。事母以孝聞。文帝入關。不能離母。遂留晉陽。文帝定秦隴。什肥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冢宰。襲爵邵國公。謚曰景。子曹嗣。曹少孤。頗有幹略。景公之見害。以年幼下蠶室。保定初。詔以晉公護子會紹景公封。天和中。與

齊通好。曹歸襲爵邵國公。及隋文帝輔政。曹為滎州刺史。舉兵應尉遲迥。為清河公楊素所殺。國除。會字乾仁。曹至自齊。改封譚國公。後與護同誅。建德三年。追復封爵常武公。

導字菩薩。少雄豪。初與諸父在葛滎中。滎敗。遷晉陽。與文帝隨賀拔岳入關。常從征伐。文帝討侯莫陳悅。導追斬之。牽屯山。以功封饒陽縣伯。及魏文帝東征。留導為華州刺史。既而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禽伏德。斬思慶。屯

渭橋會文帝軍。及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加侍中。及高仲密以北豫州降。文帝東征。復以導為大都督行華州刺史。甚得守扞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侯景來附。詔徵隴右大都督獨孤信東下。令導代信為秦州刺史。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及齊氏稱帝。文帝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徵導拜大將軍。大都督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舊鎮。導性寬明。善撫御。文帝每出征。導恒居守。

深為吏人所附。朝廷重之。薨於上邽。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綱監護喪事。贈尚書令。謚曰孝。朝議以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者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振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回八十餘步。為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天和五年。重贈太師柱國公。導五子。廣亮翼椿衆亮椿出。後於杞。廣字乾歸。少方嚴。好文學。武成初。位大將軍。梁

州總管。進封蔡國公。累遷秦州刺史總管十三州諸軍事。性明察。善撫綏。人庶畏悅之。時晉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公亮等。侈靡踰制。廣獨率禮。又折節待士。朝野稱焉。曾侍於武帝。所食瓜美。持以奉進。帝悅之。廣以晉公護擅權。勸令挹損。護不能納。後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孝公追封豳國公。詔廣襲爵。初廣母李氏以患憂而成疾。遂歿。廣居喪加篤。乃以毀薨。世稱母為廣病。廣為母死。慈孝之道。極於一門。武帝素服親臨。其

故吏儀同李充信等。上表褒述。申其宿志。庶存儉約。詔曰。昔河間才藻。追敘於中尉。東海謙約。見稱於身後。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使易簣之言。得申遺志。黜殯之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加大保隴右十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文。葬於隴右。所司一遵儉約之典。子洽嗣。隋文輔政。被害。國除。翼字乾宜。封西陽郡公。早薨。謚曰昭。無子。以杞公亮子溫嗣。後坐亮反。誅。國除。衆字乾道。少不慧。封天水郡公。為隋文所誅。

護字薩保。幼方正有志度。特為德皇帝所愛。文帝之入關。以年小不從。晉泰中。始自晉陽至平涼。時年十七。文帝諸子竝幼。遂委以家務。內外無不嚴肅。文帝歎之。以為類己。及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被害。文帝至平涼。以護為都督。從破侯莫陳悅。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從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竝有功。芒山之役。為敵人所圍。賴都督侯伏龍恩救。乃免。坐免官。尋復本位。大統十三年。進封中山公。十五

年。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進兵徑至江陵城下。以待大軍至。圍而剋之。師還。護又討平襄陽蠻帥。向天保等萬餘落。初行六官。拜司空。文帝西巡。至牽屯山。遇疾。召護至涇州。見文帝。帝曰。吾形容若此。必不濟。諸子幼。天下事以屬汝。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文帝崩。護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沖幼。強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衆心乃定。先是文帝常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指。時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

國文帝山陵畢。護以天命有歸。遣諷魏帝以禪代事。孝閔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萬戶。趙貴、獨孤、信等將謀襲護。護因貴入朝。執之。黨與皆伏誅。拜大冢宰。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密要宮。伯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為腹心。說帝言護不守臣節。宜圖之。帝然之。數將武士於後園為執縛勢。護微知之。出植為梁州。恒為同州。欲遏其謀。後帝思植等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構嫌隙。他人

何易可親。但恐除臣後。姦回得逞其欲。非唯不利陛下。亦危社稷。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猶猜。鳳等益懼。密謀滋甚。遂克日將誅護。光洛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尉遲綱等。以鳳謀告之。祥並勸廢帝。時綱總領禁兵。護乃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遣祥逼帝幽於舊邸。於是召公卿畢集護第。護曰。先王勤勞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略陽公既居正嫡。

與公等立而奉之。革魏興周。為四海主。自即位已來。荒淫無度。昵近羣小。踈忌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夷。若此謀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略陽公。豈可負社稷。寧都公年德兼茂。仁孝聖慈。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為何如。羣公咸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於是斬鳳等於門外。并誅植恒。尋弒帝。迎明帝於岐州而立之。二年。拜太師。賜路車冕服。封子至為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為

牧。以護為之。并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尚委於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護。擢為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令安自因進食加毒。帝遂崩。護立武帝。百官摠已以聽護。自文帝為丞相。立左右十二軍。摠屬相府。文帝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摠於天官。或有

北史列傳卷四十五
七
希護旨者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以護功。比周公。宜用此禮。於是詔於同州晉國第。立德皇帝別廟。使護祭焉。三年。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初文帝創業。即與突厥和親。謀為犄角。共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應。齊主大懼。先是護母閭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齊。皆被幽繫。護居宰相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

是並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權重。乃留其母。以為後圖。仍令人為閭作書。與護曰。吾念十九入汝家。今以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與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于。汝嫂劉。及汝新婦等同居。頗以自適。但為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損。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第二

屬免。汝身屬虵。鮮于脩禮起日。吾合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至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第二叔。時俱戰亡。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于。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禽捉入定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于各別分散。寶掌軍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女。婦。可六七千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蠕蠕奴望見鮮于脩禮。

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由緣也。後吾共汝在壽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為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汝叔母聞知。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後尒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着緋綾。

袍銀裝帶。盛洛着紫織成纈。通身黃綾裏。並乘
騾同去。盛洛小於汝。三人並喚吾作阿摩敦。如
此之事。當分明記之。今又寄汝小時所着錦袍
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抱戚。多歷年祀。禽
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隔。今復何
福。還望見汝。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
處可求。假汝貴極公王。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
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
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

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為。於吾何益。吾今日
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
吾之殘命。唯繫於汝。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
冥昧。而可欺負。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
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
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為怪。護
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云。
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
稟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

北史列傳卷五十五
十一
唯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先哀憐。而子為公侯。母為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淚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哀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慟肝腸。但離絕多

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唯敘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重降矜哀。聽許摩敦。垂教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一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食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被敗之日。薩保年以十歲。隣曲舊事。猶自記憶。况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府。天長喪亂。

北史多傳卷四十五
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遇
神機。源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薩保
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
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
絕。胡顏履戴。負媿神明。齊朝霈然之恩。既已露
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况
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國有家。信義為本。伏度來
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肉
骨。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

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母子之恩。亦賜許奉
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
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
抱此悲泣。至于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齊朝
不即發遣。更令重與護書。要護重報。護復書往
返。至於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
司移齊。移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悅。大赦天下。護
與母睽隔多年。一朝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
每四時伏臘。武帝率諸親戚。行家人禮。稱觴上

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是年突厥復率衆赴朝。護以齊氏初送國親。未欲即行。復慮失信蕃夷。不得已遂請東征。九月詔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兵。諸蕃國衆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庭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為前鋒。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兵出豫州。少師楊標出軹關。護連營漸進。屯軍弘農。迥圍洛陽。柱國齊王憲。鄭公達奚成等營芒山。護性無戎略。此行又非本心。故師出雖久。無所克獲。

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天和二年。護母薨。尋詔起令視事。五年。詔賜護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護性甚寬和。然暗於大體。自恃建立功。久當權軸。所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溢。莫不蠹政害人。帝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每立侍。至是護將入。帝謂曰。太后春秋既尊。

北史列傳卷四十五
十三
頗好酒。諸親朝謁。或廢引進。喜怒有時。乖爽。比諫未蒙垂納。兄今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入如帝所。誠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踣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懼。斫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斬之。初。帝欲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頗預其謀。是日。軌等並在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宮伯長孫覽等。即令收護子柱國譚國公會。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

嘉。及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并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齊王憲曰。安出自阜隸。所典庖厨而已。未足加戮。帝曰。汝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為也。十九日。乃詔暴護等罪。大赦。改天和七年為建德元年。護世子訓為蒲州刺史。其夜遣柱國越公盛。乘傳鎮蒲州。徵訓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叱羅協。司錄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護

子昌城公澡使突厥遣開府宇文德齋壘書就
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謚護曰蕩。並改
葬之。叱羅協。代郡人。本名與武帝諱同。後改焉。
少寒微。嘗為州小吏。以恭謹見知。竇泰為御史
中尉。以協為書侍御史。泰向潼關。協為監軍。泰
歿。協見獲。文帝授大丞相東閣祭酒。累遷相府
屬從事中郎。協歷事二京。詳練故事。又深自剋
勵。文帝頗委任之。然猶以家屬在東。疑其戀本。
及河橋戰敗。協隨軍還。文帝知協不貳。封冠軍

縣男。進爵為侯。後為大將軍尉遲迥長史。率兵
伐蜀。行潼州事。魏恭帝三年。文帝徵協入朝。論
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晉公護既殺孫恒。李植
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令狐整等。二人
並辭。俱薦協。護遂徵協入朝。引與同宿。深寄託
之。協誓以軀命自效。護大悅。以為得協之晚。稍
遷護府長史。進爵為公。常在護側。明帝知其才
識庸淺。每按抑之。數謂曰。汝何知也。猶以護所
親任。每含容之。及明帝崩。便授協司會中大夫

中外府長史。協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既以得志。每自矜高。又其所言多乖事衷。當時莫不笑之。護以其忠已。每提獎之。協既受護重委。異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許之。又進位柱國。護以協年老。許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告休。及護誅除名。建德三年。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陽郡公。卒。子金剛嗣。馮遷字羽伐。弘農人。少脩謹。有幹能。為護府司錄。性質直。小心畏慎。兼明練時事。善於斷決。每校閱文簿。孜孜不倦。

以此甚為護委任。後授陝州刺史。遷本寒微。不為時輩所重。一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接待鄉邑。人無怨者。復入為司錄。累遷小司空。自天和後。以年老委任稍衰。及護誅。猶除名。卒於家。子恕。位儀同三司。

杞簡公連。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德皇帝。遇定州軍於唐河。俱戰歿。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杞國公。謚曰簡。子元寶。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司徒。襲封杞國

公謚曰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亮字乾德。位梁州總管。及豳國公廣薨。以亮為秦州總管。廣所部悉以配焉。在州甚無政績。尋進柱國。從東伐。進上柱國。仍從平鄴。遷大司徒。大象初。以行軍總管與元帥鄭國公韋孝寬等伐陳。還至豫州。密謀襲孝寬營。將反逆。孝寬追斬之。子明坐亮誅。詔以亮弟椿為烈公。後椿字乾壽。位上柱國。大司徒。大定中。為隋文帝所害。并其五子。

莒莊公洛生。少任俠。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

之游。而才能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鮮于脩禮。以洛生為漁陽王。仍領德皇帝餘眾。時人皆呼為洛生王。洛生善撫將士。是以克獲常冠諸軍。余朱榮定山東。時洛生在虜中。榮雅聞其名。心憚焉。尋為榮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封莒國公。謚曰莊。子菩薩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宗伯襲爵。謚曰穆。以晉公護子至嗣。至字乾附。後坐父護誅。詔以衛王直子賓為穆公。後賓字乾瑞。尋坐直誅。而齊王憲子廣都郡公

貢襲貢字乾貞宣帝初被誅國除

虞國公仲德皇帝從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虞國公子興嗣興生屬兵亂與仲相失年幼莫知其戚屬遠近與文帝兄弟初不相識沙苑之敗預在行間被虜隨例散配諸軍與性弘厚有志度雖流離世故而風範可觀保定二年詔訪仲子孫興始附屬籍武帝以興帝戚近屬尊禮之甚厚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襲爵虞國公薨武帝親臨慟焉

詔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監護喪事贈柱國大將軍謚曰靖子洛嗣位儀同三司隋初為介國公為隋室賓云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頰祖騏驎父永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沈密少篤學仕魏位司徒右長史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疑齊神武詔測詣文帝密為之備還封廣川縣伯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為公文帝為丞相以測為右長史委以軍國又

北史列傳卷四十五
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歷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兩界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為我安邊。何為間骨肉。乃命斬之。仍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

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竝多積柴。仍遠斥堠。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後卒於太子少保。文帝親臨慟焉。仍令水池公監護喪事。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禽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

之以死。不認焉。遂遇赦免。盜既感恩。請為測左
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盜人亦從測入
關。並無異志。子該嗣位。除州刺史。測弟深。
深字奴于。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為營。
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
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為名將。孝武西遷。
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時為子都督。領宿衛兵。
撫循所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大統
中。累轉尚書直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

其將竇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周文帝將襲
泰。諸將咸難之。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
於深。深曰。竇氏高歡驍將。歡每仗之。禦侮。今大
軍就蒲坂。則歡拒守。竇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
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
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禽也。虜竇歡勢
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
軍遂行。果獲泰。齊神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
弘農。復尅之。文帝大悅。謂深曰。君即吾家陳平。

北史列傳卷四十五
三十
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至沙苑。諸將皆懼。惟深獨賀。文帝問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竇氏。復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禽也。不賀何為。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果如所策。俄進爵為侯。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遷中大夫。武成元年。遷幽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為司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既

居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有時譽。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卒於位。謚曰成康。子孝伯。

孝伯字胡王。其生與武帝同日。文帝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武帝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性沈正。謇諤好直言。武帝即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家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同業受經。思相啓發。由是護弗之。猜得入為右侍上士。恒侍讀。及遭父憂。詔令服中襲爵。武

北史列傳卷四十五
三十一
帝嘗謂曰。公於我猶漢高與盧綰也。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臥內。朝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回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時莫比。及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惟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官正。皇太子既無令德。孝伯言於帝曰。皇太子德聲未聞。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所及。帝歛容曰。卿世載

鯁正。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官正。孝伯仍為左官正。宗師中大夫。累遷右官伯。常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捋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為誑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

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及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并賜金帛、女妓等。復為宗師，每車駕巡幸，常執其手，令居守。後帝北討，至雲陽宮，寢疾。驛召孝伯赴行所，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令馳驛入京鎮守。宣帝卽位，授小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圖之，當以其官。

位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戚近，功高棟梁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為不忠；陛下不孝之子也。帝因踈之，乃與千智、鄭譯等圖其事。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入誅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武帝。武帝怒撻帝數十，乃除譯名。至是，帝追憾被杖，乃問譯我脚上杖痕，誰所為也。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說軌將帝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奈何。孝伯曰：

北史列傳卷五十三
三十一
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狗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為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為秦州總管。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益踈。後稽胡反。令孝伯為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事。謂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群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屬微臣輔陛下。

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慙。俛首不語。令賜死于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王軌忠而獲罪。竝令收葬。復其官爵。嘗謂高頴曰。宇文孝伯。寔有周良臣。若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子歆嗣。

東平公神舉。文帝之族子也。高祖普陵。曾祖求男。仕魏位竝顯達。祖金殿魏兗州刺史安喜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孝武之在藩。顯和

北史列傳卷四十五
三
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
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帝深納焉。及即位。拜閣
內都督。封城陽縣公。以恩舊遇之甚厚。顯和所
居隘陋。乃撤殿省。賜為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
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問顯和曰。天下汹汹。將
如之何。對曰。莫若擇善而從。因誦詩云。彼美人
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策。以
其母老。令預為計。對曰。今之事。忠孝不並。然臣
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為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

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閤。閤內大都督。改封長
廣縣公。從孝武入關。至溱水。周文帝素聞其善
射。而未之見。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中之。
文帝笑曰。我知卿工矣。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散騎常侍。卒。建德三年。追贈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神舉早孤。有夙成之量。及長。神
情倜儻。志略英贍。眉目踈朗。儀貌魁梧。明帝初。
起家中侍上士。帝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
每游幸。神舉恒從。襲爵長廣縣公。天和元年。累

北史列傳卷四十五
三五
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為熊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及帝東伐。從平并州。即授刺史。州既齊氏別都。多有姦猾。神舉示以威恩。遠近悅服。改封武德郡公。進柱國大將軍。又改封東平郡公。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陽反。詔神舉討禽之。時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將解衣伏法。神舉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屬稽胡反寇西河。神舉與越王盛討之。時突厥

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款服。即授并州總管。神舉見待於武帝。處心腹之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頗預焉。及宣帝即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齎酖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美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莅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

聲彰外內。百寮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于今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慶。慶字神慶。沈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衛王直鎮山南。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

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卒與賊窮。憲挺身而遁。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倒。四乃稍却。及拔高壁。尅并州。下信都。禽高潛。功竝居最。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歷延寧二州總管。隋文帝為丞相。以行軍總管征江表。次白帝。以勞進上大將軍。帝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

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數年除涼州摠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文帝龍潛時。嘗與慶言。謂曰。天元質無積德。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尉遲迴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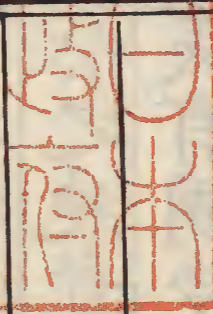
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愚蠢。素無籌略。但恐為人所誤。不足為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顧。具錄前言。為表奏之。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於家。子靜亂尚隋文女廣平公主。位儀同安德縣公。熊州刺史。先慶卒。靜亂子協。佐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皝。字婆羅門。大業中。養于

宮內後為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宴必侍從。至於出入臥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時人號為宇文三郎。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帝聞懼不敢見。因奏。晶壯不可久在宮掖。帝不之罪。召入待之如初。化及殺逆際。為亂兵所害。

論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則有魯衛梁楚。其疎屬則有凡蔣荆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滅於百

代之後。至若幽孝公之勲烈。加以善政。蔡文公之純孝。飾之以儉約。我我焉足以輔於前載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實預艱難。及文后崩殂。諸子冲幼。群公懷等夷之士。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為周。捍危獲乂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經之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群小。威福在已。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為人主不堪之事。終於妻子為戮。身

首橫分。蓋其宜也。當隋氏之起。假天威而服海內。曾以葭莩之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圖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謂歟。宇文測兄弟。驅馳於經綸之日。孝伯神舉。盡言於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槩。並可追蹤於古人矣。



列傳第四十五

北史五十七

